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十編

戰場  
情話

下冊

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說部叢書第二卷第十編

戰場  
情話

丁巳

商務印書館  
發行

教 育 小 說

天 笑 編 生

埋 石 棄 石 記

二 角 五 分

是書專描摹小學教師之模範以貢獻於青年界。凡學校諸君洵宜亟為購閱。以端本身作則之法也。

小 說 案 七

小 本

七 醫 士 案

一 角

是編述七醫士沈迷科學。專以解剖生人為實行試驗之計。不顧人道。莫此為甚。迨奸情破綻。皆就刑焉。世之滅絕人道者。可鑒矣。

中華民國五年八月初版

(戰 場 情 話 一 一 冊)

(每部定價大洋伍角)
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 譯 者 史 久 成

校 訂 者 洽 風

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

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

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

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

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  
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  
吳興安慶蕪湖南昌袁州九江漢口武昌

長沙寶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福州廈門  
廣州潮州韶州汕頭澳門香港桂林梧州

雲南貴陽哈爾濱新嘉坡

★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★

# 戰場情話下冊

## 第九章

外面搗門聲響。幾乎把房子都震動了。司諦和大吃一驚。怔怔的站着。不~~敢~~做聲。女郎忙把燭光吹熄。靠着司諦和站着。囑咐道。他們一進屋子。你便把窗子輕輕開了。說完。便又走開。司諦和彷彿聽得女郎似在門口走動。不知做些什麼。那敲門之聲又起。比前益發響的利害。心裏着急非常。暗想這事不好了。一定我們的詭計被他們覷破。纔派一隊子的兵來活捉的。倘是當真被他們捕捉了。還有什麼說的。女郎頭先不是說過的麼。前面一排兵。後面一堵牆。只索準備做那槍下鬼吧。但是既然要死。還是我死了好。他是斷斷不可比我先死。叫我睜着眼睛看他絕命。一面想。耳中便聽得甬道裏一陣脚步之聲。屋門外燈光閃閃的。瞧了一瞧。也莫明其妙。後來又自己笑了。知道女郎早把堵塞門縫的東西拔去。又聽

得屋裏的主婦。在那裏問打門的是誰。門外那軍官高聲答道。是我。快把門開了罷。少停。聞得一陣鑰匙聲。主婦開了門。擁了好些人來。司諦和立在窗口。輕輕把窗推開。耳裏只聽得人聲嘈雜。都是些男子的聲音。女郎握著自己的手。附耳說道。司屈拉司堡那廝來了。現在幸還沒甚危險。你輕輕把百葉窗開了罷。說完便又走開。司諦和待要喘一口氣。幾乎喘不過來。趕緊把百葉窗拴上。聽聽外面的人聲。益發清楚。有人高聲說道。你快收拾一間屋子。給這位先生過宿。又有人答應。分明是主婦的聲音。又聽得有人問道。頭裏來的兩位客人。有甚麼動靜。主婦道。他們進了屋子。沒聽見什麼。諒已睡着了。司諦和聽到這裏。一隻手在頭髮上亂搔。女郎輕輕囑道。快脫了外衣。把門開一點兒。叫他們別喧譁。說是我已睡下了。司諦和一聽這話。好像叫他出去。臨陣打仗一般。只得硬着頭皮。脫了外衣。解去領結。把門口靠着的橈子移在一旁。開了一個門縫兒。向外面一看。共有五個

人在那裏。一个是主婦。一个是搜檢他們的軍官。二个兵士。還有一个穿平民衣服。司諦和站在門口。嚷道。外面什麼人。這樣大驚小怪的。外面五个人。出其不意。倒讓他嚇了一跳。那軍官便走近門口說道。對不起得很。有擾了。司諦和道。我只怕你們把屋子都打坍了呢。軍官道。我們這裏的女主人。最是好睡不過的。請你代向尊夫人道歉罷。司諦和便說。我的妻子日裏勞乏了些。此刻幸沒把他驚醒。只怕……話還未完。裏面女郎忽裝着濃睡初醒的聲氣問道。湯密、你同誰講話。這時候還不睡嗎。那軍官臉上現出抱歉的氣色。答道。我再不攪擾你們了。我們明天再見罷。一面便揮手叫兵士跟着退出大門去。司諦和一面關門。一面也說了一聲。再會。心裏樂不可支。連外面閉門的聲兒都沒聽見。一步步走近牀面前。俯身輕輕問道。奇女子。奇女子。你在那兒。睡的還好麼。說到這裏。自個不覺好笑。女郎拊着司諦和肩背道。這時候穿衣戴帽要緊。不要說了。司諦和忙起身要

找衣帽穿戴。黑暗之中。覺得這屋好大。一時總找不到東西。找到了外衣。却找不着帽子。摸着了帽子。又不見了領結。還虧女郎把領結替他找着了。司諦和疲勞到十二分。坐在地板上。只是喘氣。女郎暗地裏一頭撞在他身上。問道。你在那裏做些什麼。司諦和道。我頭腦暈暈的。在這裏周遊世界呢。女郎推着他道。這不是說笑話的時候。你快跟我來吧。司諦和忙起身扶了女郎。忽見女郎的身影。照在窗子對面。心裏知道窗已開好。女郎輕輕偃着身子。向窗外望了一回。一足跨上窗檻。慢慢地騰身跳了下去。司諦和也照樣跳出窗外。二人便不住的飛奔。不多一會。到了一條小街上。女郎攙着司諦和。領他走在牆下黑影裏。司諦和飽吸了空氣。身子爽快了好些。跟着女郎尋路。幸沒有蹉跌。只是兩條腿依舊無力。知道是冒險過度的緣故。心裏却暗暗佩服女郎到十二分。想不到他一個弱女子。竟有這樣能耐勞苦艱難的本領。一面想。一面走。遠遠聽得有些聲響。便止住步。側

耳細聽。像是大街上有警察兵經過。兩個都不敢動。以後聲音沒有了纔敢走。那些有房屋的地方。已經走盡。眼前只有一條白路兩旁都是些田地。仰着頭一望。繁星璀璨高綴碧空。空氣也非常的新鮮。司諦和望了一會。覺得心裏舒泰了許多。氣力也添了不少。然而兩條腿還是站不住。因問女郎道。如今怎麼樣。吾又站不住了。女郎道。我們必得過了邊界。纔能夠無事。此時是歇腳不得的。大約現在到邊界也不過半哩之遙了。司諦和聽說尙有半哩多路。心想腳已經走不動。那這路也是永遠走不盡的了。忽見女郎望着天上問道。那邊七顆星。可不是有名的小熊星麼。從斗上邊引一條直線。經過上面二顆明星。便是北極星的所在了。我看那顆小星。閃閃爍爍的發光。必是北極星無疑。我們現向着北方的地位。可是不是。司諦和道。右邊是東。左邊是西。咱們走了一定是北了。女郎道。要是這樣邊界。便<sub>在</sub>我們左邊。你快跟我來罷。說着鬆了司諦和的手。越過一條溝渠。走在



田裏頭。依着西面的方向。不住飛奔。司諦和沒命的跟着。身子反不覺得勞乏。只緊緊追隨在後面行走。後來又越了一個短牆。穿過一帶林木。幸喜沒有迷了道路。走的時節忽然一個人家裏一隻狗。不住的狂叫。把兩個人都嚇了一跳。往後又走到一條向西的大路上。女郎知道從這裏過去。便可直達比利時。又緊緊的走個不歇。司諦和道。此刻諒必過了德國邊界。我們足足走了有三哩多路咧。女郎道。寧可多走些。不要事同一簣功止半途的。說着還是不停的走。司諦和心裏也不免起了疑惑。怎的這裏連一個哨兵也沒有。若說到了比國境界。邊疆上一定定有哨兵守望着的。莫不是這裏荒僻所在。所以沒有哨兵。要到大道上纔有嗎。再不然。便是哨兵還沒派出。不一會出防。便可遇見。也說不定的一面想。一面向前面眺望。却依舊夜靜星明。並無絲毫動靜。這時女郎忽地失了足。幾乎跌倒。忙一手攙住。但覺女郎全身靠了他。氣力已經用盡。再也不能支持。司諦和忙道。我、

們歇歇罷。便扶着女郎。在道旁靠牆坐下。女郎俯首伏在司諦和肩上。使勁說道。這裏坐不得的。司諦和道。原知不能坐。但是這堵牆。須越了過去纔好。在那邊或者。有藏身所在。女郎強撐着立起來道。這牆有什麼不能越的。司諦和忙扶住了他。女郎氣喘已經不相屬。有氣沒力的說道。怎麼就這樣不濟事了。司諦和道。這是反動力來了的緣故。我剛纔也經着過的。如今沒有別法。只我抱你。越過牆去罷。說着。便抱了女郎。跨在牆上。女郎忽地呼道。我的小皮囊丟在地下了。司諦和道。這時你還帶着這東西麼。女郎道。很輕便的。帶着也不覺得累墮。司諦和忙又下來。在牆邊地下摸索了半晌。幸而找着。隨手遞給女郎。自己也跨上牆。跳了下去。再把女郎抱下地。司諦和說聲走罷。二人便又走了一會子。經過一個麥田。那麥長的給人腰一樣高。兩個人走在麥田裏。向前一望。盡是一片黃金的色彩。司諦和大喜道好了。這可有了隱身之地了。一面說。一面仍扶住女郎。往前走了一

會。走不到五分鐘。司諦和道。你站着。我替你收拾些東西。說着便取出小刀。割了好幾把麥稈。鋪在地上道。這是你的牀了。又把一個衣包放下。說道。這就是你的枕頭了。女郎便坐了下來道。像這樣就算是天堂了。司諦和道。你在這裏睡着。是不怕的。誰還看得出這裏有人。除非有人踹在你身上。纔知道呢。咱們再見罷。祝你今晚平安。女郎道。你是怎麼樣呢。司諦和道。我也得鋪下一個牀纔好睡。女郎便也低聲說了一句。祝你今夜平安。司諦和便也在別處攤些麥稈在地下。胡亂睡下。看官們須知。倘使兩個人睡在一處。彼此原可放心些。但是女郎是一個閨女。有些不妥當。所以司諦和寧可離遠些。不過他的心裏已經被女郎的柔情縛住了。這也不消細說。且說司諦和躺下要睡。眼望着天上星光。心裏想着女郎。自個對自個說。他的容貌是美麗的。性情是剛強的。慮事是週到的。像這樣一個女子。不知爲着甚麼。偏肯冒這大險。不顧性命。做這九死一生的事。再者。人家委託

着他的。究竟是什麼事情。一定要叫這樣柔弱女子去做。不過瞧今天的事看來。那委託他的人。也算眼力不錯。沒有錯認了人。若是到了別人手裏。恐怕早弄糟了。現在大約已越過德境。大難既過。其餘便也不怕。只要找到一個田家。借一輛車坐最相近的火車站去。豈不完了事嗎。想到此間。又想到那時是要撒手分離的。我既然不忍和他離別。又何必隻身獨到白魯塞爾去。那不如同他同到法國了。司諦和心裏轆轤似的想個不停。不道睡魔來乘。模模糊糊的睡着了。到了醒的時候。已是日中時候。看着四面黃黃的新麥。都已成熟。看了一回。纔想到自己在麥田之內。揉一揉眼睛。又仔細瞧了一回。自己果然是在麥田裏。並不是做夢。耳裏聽得響聲不絕。也不知是什麼聲音。從何而來。一邊聽。一邊便想站起來。一轉念忙又坐下。偷偷的向麥田外張望。眼光所及。只見大路上。正有一大隊的兵。向着西面進發。司諦和一見。心裏突突的跳個不住。你道那一大隊兵。共有多少。

遠遠望去。正不知幾千幾萬。一个个身上穿的是深藍色的軍服。肩上荷着新式槍。背上搭着一個革囊。知道這便是德國的陸軍。奉命出去打仗的。當時司諦和看了。不覺暗暗稱讚。像這樣好幾萬的兵士。走在一起。竟如一個人走路一般。步伐整齊。一些沒有參差紊亂。他們不過得了命令。出去打仗。不是殺了別人。便是殺了自己。再看那軍隊人人都是喜喜歡歡的。狠情願的樣子。看了好些工夫。忽然想起他們同伴的那個女郎。忙在麥田裏撥開一條路。走近女郎寢處。見女郎還是香夢沈酣。頭枕着衣包。一手搭着額角。遮住陽光。司諦和見了。不便驚醒他。便輕輕坐在旁邊。候他醒來。這時大路上。又起了一陣喇叭的聲音。接着又是一陣歡呼之聲。那聲音來得益發相近。女郎被這聲音驚醒。倦眸微啓。瞧了司諦和好一會。才站了起來。問道。這是什麼聲響。司諦和道。是德國的陸軍。在那裏進發。咧。女郎道。那歡呼的聲音從何而起呢。司諦和搖搖頭。說不知道。二人便並肩立

着。向麥田外偷看。只見一輛摩托車。飛也似的從東邊駛了過來。道上軍隊。忙着讓路。一時歡呼之聲大作。像瘋癲一般。那車裏共坐着三個人。居中一個。和路上軍隊。舉手行禮的。是一位少年將軍。身材很高。年紀不過二三十歲。穿的是灰色軍服。肩上懸着大將軍的寶星。臉上喜氣充盈。不住的舉着手。和軍隊們行禮。有時離座起立。把手指向西方。不知道甚麼意思。女郎瞧了一會。輕輕向司諦和道。這便是德國的皇太子。不一會那摩托車已過。大隊陸軍。又開步前進。女郎嘆口氣道。這位皇太子。這回總算畢了他的心願。親自率領大兵。進攻法國去了。司諦和道。瞧着他們歡聲動地的模樣。可見他們將卒上下。倒都同心一氣的呢。女郎眼望着前隊答道。他們的軍隊真是不可當。恐怕法國不容易抵抗。但是法國的存亡。關係在這一次。一定要打敗德國。纔肯罷休的。司諦和答道。要這樣那。是很好的。然而口裏雖是這樣說着。眼看着德國整肅風厲的軍容。心裏却嚇住了。一

會子纔說道。我看咱們的險境。還沒有過去。他們要是查出了咱們兩個趁着黑夜逃走。只要通知各處一聲。前後左右。派兵圍住。咱們便是插翅也沒處飛了。此刻前路恐怕已有德國哨兵。在那裏守候着。女郎道。大約如此。末司河一帶。這時候一定有哨兵守着的。司諦和道。我的飢火要燒了腸胃了。你怎麼樣。女郎道。我也挾着餓呢。司諦和道。往常聽得人說。新麥生食。是最可口不過的。我們且試他一試。你看什麼樣。女郎笑道。很好。回頭仍去瞧德國軍隊的行動。司諦和胡亂擷了幾根麥穗。放在手中搓着。吹去麥壳。遞在女郎手裏。自己也搓些吃着。女郎道。看他們這個光景。竟是先攻比利時的。你還記得昨晚那人說的什麼條約不條約。不過一張廢紙的話麼。司諦和道。不錯。我當時聽是這話。很覺得生氣。女郎道。法國早就料到這一着。已經有了豫備。斷不致於容易攻進的。司諦和道。這樣說來。德皇要在十二日那一天。在利資大宴將帥。是辦不到的囉。女郎道。他們誇誕

的話。有甚麼正經。別理他吧。司諦和道。要是真能夠辦到。那就不堪設想了。這時且別管旁的。咱們總得找到一個人家。弄些東西。吃着喝着纔好。女郎道。我們且走一回罷。兩個人便又在麥田外。張望了一會。只見德軍還是陸續前進。那條大路。蜿蜿蜒蜒的。好像一條灰藍色的長蛇一般。司諦和道。他們難道是走不盡的麼。我們足足見了有一百萬的兵了。女郎道。沒有這許多。這不過一師團。他們陸軍共總有一百師團。這不過百分之一。現在從德國到比利時的大路。每路總有這樣一個分團在那裏前進。我們此刻。斷不可向大路上行走。不如仍回到那個樹林子裏去。再尋別路。司諦和忙收拾衣包。打算要走。女郎忽道不可。倘被德兵把樹林阻住去路。我們便沒處可走了。你在那裏做些什麼。司諦和也不答話。打開衣包。檢出一縷青絲。放在一個小皮篋裏頭。把衣包打好了。向麥田裏一擲道。我把你衣服頭髮。都丟了罷。他們便找到我們也沒甚麼話說了。女郎握住司諦



和的手笑道。你把我剪下的頭髮藏起來做什麼。司諦和瞧着女郎頰上雙渦。答道。吾正要懇求你。許我藏着你的美髮咧。女郎面色微暈。輒然一笑。也不答話。偃着身子。在麥田裏前走。司諦和跟在後面。不多一會。麥田走完。便見一片樹林。流水潺潺的聲。實在爽人肺腑。原來前面便是一道清溪。灣灣曲曲。把石穿林而過。女郎見了。不覺喜形於色。側身跽在溪邊。脫去外衣。捲起袖口。把二手和臉面都沒在水裏頭。一邊洗。一邊說道。虧得把頭髮剪了。要不是更累贅了。你瞧我可還像個男子不像。司諦和道。像得很。可愛極了。女郎瞅了司諦和一眼。問道。你可要洗一會麼。司諦和道。待你洗過了。我再洗。我看你穿上我的衣服。竟比自己的還稱身呢。女郎便向水裏。自顧他綽約的影子。並把外衣穿好。向司諦和道。你只管洗吧。我去看看地勢再來。說着便走向叢樹中去了。司諦和洗完便也走入林中。找了一會。見女郎坐在一塊石頭上。叉着手兒。正在四下裏張望。見司諦和來了。